



日藏佛教典籍叢刊

天台文類·天台法數
校釋

◎林鳴宇 撰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

日藏佛教典籍叢刊

◎林鳴宇

天台文獻・天台法數校釋

上海古籍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天台文類·天台法數校釋/林鳴宇撰. —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05. 5

(日藏佛教孤本典籍叢刊)

ISBN 7-5325-3924-5

I. 天... II. 林... III. 天台宗—文獻—匯編
IV. B946.1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4)第 109261 號

日藏佛教孤本典籍叢刊

天台文類·天台法數校釋

林鳴宇 撰

世紀出版集團 出版、發行
上海古籍出版社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)

(1) 網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網網址: www.ewen.cc

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上海古籍印刷廠印刷

開本 850×1156 1/32 印張 12.5 插頁 4 字數 270,000

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: 1—1,250

ISBN 7-5325-3924-5

B·476 定價: 36.00 元

如有質量問題,請與承印廠聯系 聯系電話:64063949

重編天台諸文類集卷第二

四明沙門釋

如言 編

諸文經王類

法華文句約法報釋此或是王或是

王等 六廿

勝應譬長者長者即表報身佛故是王等法
身是報師師即如王諸經多名是經王智契於
法即是智與法等故名報佛為等

記釋 七十一

諸經多名經王等者重約教釋諸經有明法身
義者即名經王智契於法相稱名等故約機中
對法對智名王王等即諸部大乘與小相對世
人不了見諸大乘皆稱經王乃謂法華與諸教
等今謂乳及二酥皆談法報雖俱稱王非諸經
王縱有經云諸經之王不去已今當說最為第
一兼但對帶其義可知

論有三名

- 一 潘勗法觀即隨化喜語
- 二 潘圓瓊觀即隨自喜語
- 三 潘不生法觀即自悅語

相宗三種量

- 一 有特 四有金華經
- 二 空特 小乘般若經
- 三 不生有即除疑非非切大案



相宗三量境

佛有三名

- 一 潘勗法觀即隨化喜語
- 二 潘圓瓊觀即隨自喜語
- 三 潘不生法觀即自悅語

慈恩三特教

- 一 有特 一有河金華經
- 二 空特 一八華嚴經
- 三 不生有特 一陰聲者思如余

三有相續宮虛



三寶兼外道

- 一 潘勗法觀即隨化喜語
- 二 潘圓瓊觀即隨自喜語
- 三 潘不生法觀即自悅語

相宗三種身

序

天台一宗，成於陳隋，中興於宋，其宗學匠，著書立說，林林總總，不計其數。《天台文類》、《天台法數》兩書，皆爲宋僧所集，然其名僅見高麗義天《新編諸宗教藏總錄》，而其書未傳久矣。敝邦金澤文庫所藏此二孤本，皆日本僧齋自宋地，傳鈔秘於武藏國稱名寺內。星移斗轉，七百餘年。世雖不存，此二本獨能傳世，何其幸哉。金澤文庫者，鎌倉時代幕府重臣北條一族所建，北條氏沒，文庫藏書由稱名寺接管直至近代，現爲神奈川縣管轄之歷史博物館。其所萃宋版《大藏經》，及鎌倉時代古書一萬三千餘冊，古今寫本書藏等，不可謂少。林君鳴宇，嘗至文庫，冀望余道：「將此孤本，注疏刊印，還復中國。」然此二書，並非完璧，《天台文類》，卅數年前，雖加整理，其曲高而義邃，未施點注乃付梓；《天台法數》，其爲鈔本，字跡魚魯混雜，甚難還其本來面目，以至束之高閣，少人問津。今日林君攜其箋本復至，或注或校，所見所識，詳勘各條淵源所在，頗盡其力。妙文不可久封塵埃，是之謂也。是二書之合刊，願諸方賢德快之朵頤，進而輔益斯學。又二書源自貴國，此度得以再版，不啻和玉歸趙，以林君探求眼力，使此天下孤本，再與余輩光明，可喜可賀，文庫同仁，亦此厚望，是爲之序。

日本國神奈川縣立金澤文庫文庫長

古橋秀榮

二〇〇三年十二月吉日

撰者序

夫大雄氏制法，後學結數類文。所以者何？俾同遵其範，共修其道也。有數之數，迹也。無數之數，本也。以有數之數推無數之數，雖不能窮微覲奧，而旨在訓誘新學，未嘗不可也。《天台法數》、《天台文類》，皆宋傳之不世遺珍，撰十卷《法數》法親者，不知何許人也。編十卷《文類》如吉者，僧傳寥寥數行而未詳其事。古之高德，不志於其時，拾遺以解懷，聊著以自樂。於一世則不幸，而其疏則無幸不幸。靈芝元照所謂：「講說化當時，著書垂將來。」稱其意者，天下幾人？予自日域金澤文庫，偶見此二孤本，狂喜不勝，誓將其注疏，還復中國。然大學講肆，學子待哺，證校斷續，左顧右忘。筆見識，補闕文，遂畢三春秋爾。顧而視之，所載見聞，蛇足頗多，又擅己見，偏恐閱者罪我。苟見異於前賢，蓋欲成其先志。是以不揣固陋，強作解人。雖有愧於前修，望無慚於來學。

癸未歲冬樂清林鳴宇謹序於汐留故國幽蘭齋

解題

一、《天台文類》

第一、《天台文類》考證

高麗義天的《新編諸宗教藏總錄》第三卷中有這樣一段記錄：

天台文類十卷 如吉編

這個如吉編的十卷本《天台文類》在十一世紀末就流傳到了海東。

金澤文庫所藏的《天台文類》，共八冊，宋四明沙門如吉所編，全名《重編天台諸文類集》十卷，現存卷一（闕卷首部分，存十六葉）、卷二（闕卷尾部分，存四葉）、卷三（闕卷首卷尾，存四葉）、卷四（全，存三十九葉）、卷五（闕卷首部分，存二十四葉）、卷六（全，存八葉）、卷九（全，存二十四葉）、卷十（全，存十五葉）。蝴蝶裝，葉長九寸四分，葉寬六寸一分。左右雙邊，界線板心。半葉八行，每行十七至十九字不等，注文雙行，行二十三字。卷十末尾有刊工「丹丘王庸刀」等字樣。刊工王庸之名還見於同為金澤文庫所藏的智圓《涅槃經疏三德指歸》、《涅槃經治定疏科》、《法智遺編止疑書》等書。卷四、卷九有封面，並注「湛睿」署名。湛睿（一二七一—一三四六年）正是稱名寺第三代住持，此書原本為其所有。

《天台文類》卷十曾收錄於《續藏經》第一〇一冊，《續藏》雖然未註明底本，但《續藏》本錯字遠較金澤本爲多，極有可能是享保十年（一七二五）刊印的版本，此書古來中國失傳，日本也只流傳卷十，所以金澤文庫所藏的八冊宋版《天台文類》無疑是天下難得的孤本。

第二，《天台文類》佚文

案《佛祖統紀》卷十二《如吉傳》記載：

法師如吉，四明人。學廣智得其旨。見前輩編類集，初無詮次，於是參以三部之文，節略成類，以行於世。（《大正藏》卷四九，頁二一七）

四明如吉是廣智尚賢的弟子，而廣智又是天台宗十七祖知禮的三大弟子之一，如吉曾參照前輩的記錄，再依照天台三大部編撰了類集。而這個類集應該就是《天台文類》。

如吉到底參照了哪些前輩的記錄呢？案《四明尊者教行錄》卷六《記四明門下纂成十類》一文記載：

類集之興，蓋備學者看讀得其要。始者自仁首座，聽法智之講聞援引之多，遂錄其文，以成五類。續雪川岳公，居法智輪下，博學強記，足成其七。後得仙都聽師，鈔以爲十。又佛慧才公，重新增葺。復有吉公，再加銓次，於《玄句》、《止觀》，參以三大部記。洎《淨名》、《光明》等疏，並益以記鈔。其繁者削之，略者補之。首尾五師，修治方爲善本。昔廣智法師，嘗示衆曰：「類集之行，得失相半。得在學人探尋知其要意，失在忘其本文義勢起盡。文外當更推之，不可但謂祇此耳。」矧今日，四方教肆，多尙點讀斯文。豈不失於元本，唯求枝葉者乎。但教典不有之處，或得於是。

庶可朝暮溫故知新，不唐學問也。果由此而識大略，固不當以椎輪爲貴矣。（《大正藏》卷四六，頁九一六）

可見，《天台文類》一書，前後五人經手，方得以成。知禮弟子自仁先將其師講義所引台宗著作的重要章節，編錄成五類。而曾是知禮弟子後來破出師門的仁岳，又編爲七類。由《佛祖統紀》編入《未詳承嗣傳》，並被稱爲括蒼聰法師的仙都聰師，再將之擴大到十類。此後知禮弟子淨慈慧才，又加修葺。最後才由知禮徒孫如吉刪繁補略，修訂完成。據《四明尊者教行錄》的編者宗曉（一一五一—一二二四年）稱，這篇紀文其實就是古板《天台文類》的序文。金澤本《天台文類》雖然缺少文首部分，當可據此文補之。

這十大類的内容，又是如何區分的呢？由於金澤本缺少文首的目錄，其大概甚難了知。所幸的是，在七十多年前，日本學者淨土宗僧侶惠谷隆戒在其論文《關於金澤文庫現存之古逸書》（日本佛教學協會年報第七年，一九三四）曾提到一個非常重要的線索，即金澤本《天台文類》缺少的部分文葉（具體數量不詳），其實爲東京淺草神社司柳瀨福市保有！據惠谷介紹，柳瀨保管的部分，有標明北宋熙寧四年（一〇七一）八月的序文以及《天台文類》的目錄。惠谷甚至還抄錄了一部分目錄，內容如左。

重編天台諸文類集標目

諸文經體類第一卷

諸文經王類第二卷

諸文被接類卷第三

解題

天台文類·天台法數 校釋

諸文壽量類第四卷

諸文觀法類卷第五

諸文教證類卷第六

諸文隨緣類卷第七

諸文四土類卷第八

諸文二空類卷第九

諸文習氣類卷第十

住持傳教比丘 充憲 助官券肆十阡

比丘 師梵 助官券壹十五阡

僧衆 助錢貳拾貫足

幹緣比丘 良阜

丹丘王庸刊

重編天台諸文類集卷第一

四明沙門 如吉 編

山陰沙門 充憲 校證

皇宋端平丙申太歲六月

吉日刊工 台州白蓮流通

這段文字，說明此書重刊於南宋端平三年（一二三六），而且附有詳細目錄。只是可惜惠谷未能多抄一些，造福後生。

柳瀨福市所藏的部分，近數十年未見問世，現在已經不明下落了。而惠谷的這段抄錄，也因無法參看實物對證，所以未被收入本書正文，僅作為參考列於解題。

第三，《天台文類》緒餘

金澤本的這部宋板《天台文類》，雖是坊刻，但體式工整，鐫印清晰。而其內容涉及宋代天台基本教義，較之名相類辭典，其更可稱為資料彙編。十個課題，分門別類，導引初學天台者入門。而其引發的教義問題，也由後來的與威《復宗集》，可觀《山家義苑》、《竹庵草錄》，善月《山家緒餘集》，普容《台宗精英集》等加以繼承。而善月的另一著作《台宗十類因革論》更是宗襲此十類分法，並參以己意，就宋初天台內部爭論所引發的問題作了進一步的詮釋和判析。

由於《天台文類》失傳甚久，少為人知。直到一九七九年，在納富常天（時為金澤文庫學藝課長）的總括指導下，鹽入良道（時為大正大學教授）以及池田魯參（時為駒澤大學助教授）、多田孝文（時為大正大學講師）、高橋秀榮（時為金澤文庫學藝員）等，才對金澤本《天台文類》作了初步的整理，並冠以《金澤文庫資料全書——佛典第三卷·天台篇》之書名，由神奈川縣立金澤文庫出版發行。但由於並未標點及校注，只是作為一個基礎資料被公諸於眾。然而此後二十多年來，無論在文獻學、佛教學，這部宋板《天台文類》卻依然未得到更多的重視。望能藉此合刊出版，引起學界同仁注視，有進一步的研究成果出現。

二、《天台法數》

第一、《天台法數》考證

日本神奈川縣立金澤文庫所保管的古書中，存有一部首尾殘缺的抄本，既無著者的名稱，又無抄錄者名稱和抄寫年代。由於抄寫筆跡潦草，又是殘本，長年以來，未為學界所重視。這個抄本，現存四卷。分別是第二卷（闕卷首部分，存十五葉）、第三卷（闕卷首、卷尾部分，存五十葉）、第四卷（闕卷首部分，存三十七葉）、第五卷（闕卷首、卷尾部分，存十九葉）。

因第二卷的末尾標有《天台諸乘法數》卷第二，以及第四卷的末尾標有《新雕諸乘法數》卷第四的尾題，這個抄本的原名應該是《天台諸乘法數》（或者《新雕諸乘法數》，以下簡稱金澤本）。另卷四的末尾還有這樣一段識語：

嘉興縣思賢鄉弟子許三雕板一面亡考許一郎亡妣錢六娘子

從這段記載，至少大致可以瞭解這個抄本是按照中國撰述的刊本而抄錄的。「嘉興縣思賢鄉」這個地名也非虛設，略查現存已知的地方志可以發現，在元人單慶、徐碩所撰的《至元嘉禾志》卷二中也有一個地名。

若從這個抄本的內容來判斷成書年代的話，有相當大的困難，因為裡面只是一些佛教帶數名相的簡要說明，無有一處年代記載。而唯一可以作為判定基準的祇有原編者所引用的書目。抄本中曾不斷

引用《索隱記》、《西資鈔》、《助宣記》、《發軔鈔》等著作的內容，雖然這些著作都已經失傳，但其作者卻還是有案可循的。原名《金光明經文句索隱記》、《彌陀經疏西資鈔》的兩書，為宋初天台僧侶孤山智圓（九七六—一〇二二年）的作品，而原名《遺教經疏助宣記》、《金剛般若經疏發軔鈔》的兩書，同樣是宋初的天台僧淨覺仁岳（九九二—一〇六四年）的作品。可見這個抄本的原書當於十一世紀中後葉以後完成。

然而，南宋修訂完稿的天台宗史書《釋門正統》以及《佛祖統紀》並未提到這部《天台法數》，其他諸種宋代天台的著作中亦沒有這部書的記載。亦由於缺乏可信的根據以及未對其內容作深入調查，更甚至可能是早早失傳等的緣故，以致後世中日兩國種種佛書目錄都未收錄此書，所以號稱古今天台宗著作之最大級目錄——日僧涩谷亮泰編《天台書籍綜合目錄》亦不見此書。而作為保管收藏單位的金澤文庫，也祇是將其作為一般的日本鈔本，一直未認定為中國撰述的天台文獻。

所幸的是，高麗僧統義天（一〇五五—一一〇一年）在其所著《新編諸宗教藏總錄》第三卷中留下的這樣一段記錄：

《天台法數》十卷 智親編

智親是何許人、何等經歷，僧傳沒有絲毫記載，但按照義天在《新編諸宗教藏總錄》中的著作排列，即將智親與仁岳、尚賢、慧才、繼忠、如吉、元淨等四明知禮、慈云遵式之徒子徒孫同列的編排，至少智親與他們是活躍在同一年代的事實基本可以確定。

義天的這條線索明確了書名和卷數，這與金澤文庫保管的抄本是否相一致呢？首先，是書名略微不一致的問題。案《新編諸宗教藏總錄》中所收書名，略稱占多。如同樣為金澤文庫所保管的《重編天

台諸文類集》，在《新編諸宗教藏總錄》就被稱爲《天台文類》，其他更是不勝枚舉。所以書名稍異，應無大礙。而金澤本的「新雕」二字，也說明此書在當時有一定知名度和流通度。第二，是卷數的問題。義天的「十卷」是怎麼分的？案明代洪武年間刊刻的十一卷《賢首諸乘法數》的分法，即以數字分卷，從「二」至「十」各一卷，「十」以上爲一卷。而金澤本的分法也是數字分卷。既然義天標明「十卷」，其按數字分卷的可能性極大，也進一步說明義天提到的這個本子和金澤本應有著密切的關聯。

金澤本又是如何被傳抄到日本的呢？這裡不得不提到金澤文庫的前身稱名寺。金澤文庫現存的大多數宋傳文獻，基本都爲稱名寺的人宋僧人於十三世紀末以及十四世紀初攜帶歸來。當時的鎌倉幕府崇尚禪宗，寺院僧侶與中國僧人交流頻繁，以致無形中積累了大量的中國撰述的佛教書籍。

金澤本的抄錄者到底是誰？從其幾處抄寫的筆誤以及修正內容來看，日本人抄錄的可能性較大。具體的抄錄者名，現階段雖還很難斷定，但金澤文庫所藏抄本上千，祇要一一核對筆跡，抄錄者的問題是可以迎刃而解的。解決了這個問題，至少可以推定出抄寫的年代，以便確定其是在中國抄錄還是在日本被抄錄。

如前所述，金澤文庫的這部《天台法數》的孤本，極可能是作成於宋初，並爲高麗僧以及日僧傳至域外的佚存書。

第二，《天台法數》緣起

何謂「法數」？從狹義講，應是帶數的佛教用語。法數類書籍的大部分都是以數字順序作排列，也有一部分以內容項目的區分作排列。而法數書的目的，大多是爲了便於初學者記憶而作。

中國撰述的佛教典籍中，淨影寺慧遠（五二一—五九二年）所編的收錄有二百二十二項內容的二十六卷《大乘義章》（《大正藏》第四十四卷）可稱爲最初的法數書。其次應該是天台智顛撰寫的《法界次第初門》（《大正藏》第四十六卷）。此書爲智顛在天台山修禪寺所著，其原計劃以七卷三百項完結。但不知是何原因，先將最初的三卷付梓流通。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版本都是三卷六十項，並非智顛原計劃的七卷三百項。金澤本現存的約四百四十一項名相解釋，其中有十項標明了引自《法界次第初門》。到了唐代，《一切經音義》作者法琳的弟子李師政曾編有一卷《法門名義集》（《大正藏》第五十四卷），其中共有一百十八項名相解釋，也收錄了部分天台宗的說法。此後，宋代律僧懷顯於紹聖元年（一〇九四）編錄三卷《律宗新學名句》（《續藏》第一〇五冊），其包括的近七百項解釋中，因與金澤本的作成年代接近，存有一些比如「四土四韋陀」、「五無間」等後世失傳，並祇與金澤本相一致的解釋。元代元統二年（一三三四）、合淝僧人寂知道人可遂編輯一卷《藏乘法數》（私藏應永十七年本，京都大學谷村文庫亦有收藏），收錄有三百九十餘項名相解釋，其序稱宗密爲祖師，極可能可遂是華嚴宗的僧侶。因該書的構成及名相解釋與金澤本大異，很難認爲其在編輯過程中曾參照過《天台法數》。明洪武十七年（一三八四），華嚴宗的姑蘇僧人行深爲了復原失散的舊本《賢首諸乘法數》，編撰了十一卷《賢首諸乘法數》（私藏寬政十二年本），其在引用天台教義詮釋時，基本不記出處書名，僅稱「天台」、「台宗」、「台家」，說明其是一部華嚴立場的法數書。宣德六年（一四三一），天台宗的會稽沙門圓澣編撰了四十卷《教乘法數》（私藏寬文十年本，嘉興《大藏經》亦有收錄），其序稱，可遂的《藏乘法數》太過簡要，而行深的《賢首諸乘法數》又厚華嚴而薄天台，由此新作此書以示台宗教義。圓澣所作此書的構成與內容與金澤本《天

《天台法數》的差異頗大，似乎也未參照《天台法數》。同樣由明僧寂照編撰的六十八卷《一代經律論釋法數》（私藏萬治元年本），是現存最大規模的法數類專著，其錄有包括外典在內的近五千項解釋。該書所錄的第一項「起教佛祖」，採用了行深「賢首諸乘法數」的第一項，而第二項「一心」則採用了可遂《藏乘法數》的第一項，此外在詮釋天台教義時，則基本按照圓滯《教乘法數》的內容。嘉興《大藏經》中還收有一部由一如等人編撰的五十卷《大明三藏法數》，相較《一代經律論釋法數》、《大明三藏法數》收錄的名相僅為其四分之一，且雷同之處相當之多。因兩者著述年代均為不明，其相承關係還待今後考證。

前記諸種法數著作，與金澤本《天台法數》有著直接關係的為《法界次第初門》。而《律宗新學名句》因有部分後世未傳的解釋與之相同，著述年代又相對接近，可能存在間接的參照關係。此外元明代的諸著不僅從未提及《天台法數》，且在名相解釋上也存有較大差異，《天台法數》這部書，在元明代可能已經失傳。

第三，《天台法數》拾遺

日本金澤文庫的這部殘本《天台法數》，共存有包括圖表在內的四百四十一項說明，其中二二二字部六十八項（第二卷）、二二二二字部二百十五項（第三卷）、二四「字部九十七項（第四卷）、二五「字部六十一項（第五卷），其內容的大部分，秉承天台宗的傳統教義，也有一部分引用了智圓、仁岳等的新說。在對其進行整理的過程中，以下兩點比較耐人尋味。

首先是，宋代的四明知禮（九六〇—一〇二八年）所著《金光明經文句記》與孤山智圓（九七六—一〇二二年）所著《金光明經文句索隱記》的引用關係。《金光明經文句索隱記》完成於一〇一八年，《金光